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

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行旅下

北使洛

五言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

之為豫章

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

遣一使慶

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

道中作詩

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

亮所賞集

曰時年三十二銑曰宋

高祖北伐

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

參

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文選卷二十七

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
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終也謂終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善曰引猶
歲之天時

曰上置酒沛宮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善
曰引發也

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
曰車殆馬煩

煩勞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讐善曰言當歸來
也

而讐本期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讐失
期也言我以冰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

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
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俗之心久已除
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

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
我志也飛

飄薄迫也

還至梁城作五言良曰自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善曰楚辭曰登石巖

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

曰眇默遠兒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

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瞻東路傾側不及

羣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步崇丘楚辭曰肩
傾側而不容向曰昔邁謂前此使時在北

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翰曰言雖揚
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

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齊曰徒故國多喬木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

空城疑寒雲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隴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

墳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闔黍苗延高墳善曰諺文曰扃門之闕也

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於泉戶如有善曰謂遭晉亂也

關閉延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埋滅滿也

尊貴誰獨聞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

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埋滅而不稱列子曰伏

義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良曰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其也

曷為又游客憂念坐自殷善曰毛詩曰憂心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言

齊曰延年與湘州刺史張劭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負外

侍郎集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善曰左氏傳曰楚昭

王曰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良曰江漢二水名餘同善注三

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

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

元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

曰牧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

洞庭波號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

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藹草盛兒荆亦楚也牧則

陶牧經塗延舊軌登闈人訪川陸善曰周禮曰

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闈城曲重門也舊軌謂

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

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

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闈城也

山信重複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

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左傳子

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翰曰周而復疊也

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善曰尚書曰

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

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游於

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

為京濟曰囿園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清雲芳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於六善曰說文

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

日光也瀾水

波澳水曲也

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善曰潘

懷縣詩曰涼飈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

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銑曰遠風謂古

跡也楚辭云目

極千里傷春心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善曰

即倚伏也向曰往還起

存沒竟何人炯介在

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

明淑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

翰曰炯明介獨

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也

也

也

也

德獨流於吉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善曰論衡曰上

善之士也也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藝樹也也

還都道中作五言善曰集曰上尋陽還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善曰宣城郡圖經曰

有三十里使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

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

洲在下非子客行情日月崩波不可留善曰江

胥所渡處也賦曰駭也淵浪而相礪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

晚善本風道疾由善曰廣雅曰道急也

鱗雲兒獵獵齊曰鱗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善

鷗水鳥也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登艦眺淮

旬掩泣望荆流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

淹涕銑曰艦檣軸也眺視也絕目盡平原時

見遠煙浮善曰絕猶盡也倏悲坐還合俄思甚

兼秋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

言憶臨海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善曰周

思復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誰令

之古節貽此越鄉憂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之人

尚之節越違也皆明責已之詞不可可以越鄉銑曰古節古人高尚

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善曰善長水經注曰

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

新林浦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暉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善曰宋孝武之江州

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鶩往來

歸舟雲中辨江樹善曰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

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搖孤游昔

情歡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兒屢數也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

權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

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

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齊曰滄

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既權得祿復合此趣矣踞塵自茲隔賞心於此

遇善曰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秋

心事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善曰列女傳曰

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

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

同善注眺言我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善曰方言曰亘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

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勅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也合沓

隱淪既已託靈異居

善本然棲善曰相

翰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

上干

蔽白日下屬帶廻谿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交藤荒且蔓

善曰依絕區兮臨廻谿

枝

聳復低

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曰向曰樛長聳舉也

獨鶴方朝唳

饑聽此夜啼

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孫卿子曰聽

當也鹿鼠各啼鳴也

深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深雲已漫漫多

雨亦淒淒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深雲日月常

真以多雨

向曰淒猶舒也

我行雖紆組兼得

尋幽蹊

善曰揚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一日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

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

翰曰言我此行

緣源殊未極歸徑窄

善曰聲類曰窄遠

徑路窄深也

要欲追竒趣即此陵丹梯

善曰

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
丹梯升嶠既小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
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濟曰要約也奇
皇 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

恩竟已矣茲理庶五臣無朕善曰西京賦曰皇

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銑曰若天
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

休沐重還道中五言 善曰休假也沐菴

也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良曰休
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恩閑願罷歸善曰孫綽子曰或問

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
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

又韋賢乞骸骨罷歸 翰曰薄游薄
宦第且也從告休謂之名閑靜也 還却歌賦

似休汝車騎非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

臨却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
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雅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
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

界內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
家 濟曰同善注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

騎乃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善曰枚乘集

袁紹也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有臨灞池遠

賦賦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
洛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

道以寫水 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
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丹陽亦不可棄去也
汀葭稍靡靡江葵他復依依善曰毛詩曰葭蒼

葭蒼蒼

也 萎蕤也 高唐賦曰薄草靡靡 韓詩曰揚柳依依 銑曰河水水際平處也 葳蕤皆水草名 靡靡 依依 隨 田鶴遠相叫沙鴉 保 忽爭飛雲端 楚山

見林表 吳岫微 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 岫亦山也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 善曰吉 下沾衣裳 齊曰征行 賴此盈罇酌 含景望芳

菲 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有酒盈罇 陸機曰日出 光景而望芳菲之 問我勞何事 霑沐仰清微 志 節稍得解 其鄉思

狹輕軒冕 恩甚戀重 五臣闡 善曰管子曰先王 銑曰徽美也 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 霑潤 我仰清美之道所致 向曰闡門也 闡門天子

重門也 言我志狹不重軒 冕蒙主恩甚 故戀重門 歲華春有酒 初服偃

郊扉 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 今退將復修 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 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五言 善曰山謙之 丹陽記曰江寧縣北 十二里濱江有三山 相接即名為三 山 舊時津濟道也 齊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 南登灞陵岸 迴首望

長安 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 南路在伐 柯 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 浹岸也 京縣洛陽 也 白日麗飛甍 參差皆可見 善曰吳都賦曰飛 甍舛互 李尤洪池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日薨屋簷也參差連絕兒
銑餘霞散成綺澄

江靜如練喧五臣作暄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

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

未果故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

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齊曰佳期謂友有

情知望鄉誰能贖善本不變善曰劉謨與

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

曰鬢黑髮也純與鬢同向曰言人情有望鄉

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舟陽詩云鬢髮如雲

京路夜發五言銑曰又自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蕭蕭戒徂兩善曰枚乘七發曰擾

蕭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向曰擾擾

卒迫也蕭蕭嚴敬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決鳥

莫蕩善曰寥落星稀之兒也字猶霑餘露團

稍見朝霞上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故鄉邈

已復山川修且廣善曰班固燕山銘曰復其邈

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

賞勅躬每踞局踞瞻恩唯震蕩善曰曹子建聖皇篇曰侍

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

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厚不敢不踞楚辭曰心休惕而震蕩銑曰文奏謂官

簿書懷人懷友人也向曰勅誠躬身也踞行踳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

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

鞅也又曰鞅柔革也鞅於兩切鞅都達切鞅曰稅息鞅駕也

望荆山五言

江文通良曰淹時授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

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記曰魯陽縣其地

重險楚之北塞南關繞桐栢西岳出魯陽善本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

桐栢山名西岳謂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

風撓五臣重林雲霞肅川漲善曰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說

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兒也向曰言秋暮氣寒日

短也翰曰肅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善曰清明兒漲水也善曰

日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齊曰歲晏喻年老君者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善曰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余陳玉

杜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
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良曰玉柱
玉徽琴也掩露
一聞苦寒奏再五臣使豔歌傷

含霜謂秋夜
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
敷豔歌行古辭也銑曰言琴酒既無情撫持
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
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日發漁浦潭 五言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
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
東三十里有漁浦吳

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
山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翰曰赤亭山名

發中流鳴鞀響杳障 五臣作嶂 善曰馬融廣
成頌曰發擢歌縱水謳字

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 善曰
張衡

七辯曰蹊路詭怪 良曰森森荒樹齊析析寒
詭怪幽奇也嶄絕峻峻兒

沙漲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
成嶼也 銑曰森森長密兒荒樹野樹也

析析風聲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去聲 善
曰說文曰

島海中有山劉涓子林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
山石說文曰傍附也 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

陟升傍 信是永幽棲 五臣豈徒暫清曠 善曰謝
靈運方

近也 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
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

淅而坐嘯昔有委卧治今 五臣可尚 善曰張璠
記曰同濟

林曰鞀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翰曰擢歌鼓擢而歌也杳嶂重山也

林曰鞀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翰曰擢歌鼓擢而歌也杳嶂重山也

林曰鞀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翰曰擢歌鼓擢而歌也杳嶂重山也

林曰鞀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翰曰擢歌鼓擢而歌也杳嶂重山也

注瑯音津脛音質漢書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
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濟曰後漢
岑暉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為功曹
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遲
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財理之事我今
自庶
幾也

早發定山

五言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泣見奇山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銑曰夙齡謂

少年時也晚泣

謂暮年臨職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

曰建綵虹以招搖穆天子傳西傾壁忽斜豎絕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雲裂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

山頂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音濺善曰尚書

大傳曰大水出東流歸海也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兒也向曰漫漫平流

兒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翰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

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也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善曰楚辭

曰遊子憺兮忘歸揚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葉以

喻君子齊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春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

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善曰楚辭曰來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

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良曰言我終當

願此採芝草而服
以望九仙之道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善曰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

樹百丈見游鱗

滄浪有時濁

清濟涸無津

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

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

津液也涸胡落切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

豈若乘斯

去俯映石磷磷

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謂此水磷磷

願以潺湲水

五臣臣沫霑君纓上塵

善曰蹕蹕塵之地

以往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雜子曰潺湲水流兒也楚辭曰

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蹕濁穢

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
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軍戎

從軍詩五首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
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
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
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

善本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
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得又勞師

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
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
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
所聞也周易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曰向曰謂曹

公神武必不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善曰曹
操為丞

相故曰相公也

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
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
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類咫尺
翰一舉

日關右關西也

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
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善曰漢書曰獯鬻虐老獸
心服虜曰獯鬻羌時匈奴

號也

濟曰獯虜
羌夷皆遠蕃名
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
如拾遺
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陳賞

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山罰
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曰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軍中

善本
作人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飫馱也

說文曰饒飽也
曰飲厭饒餘也
向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
良曰徒步乘騎也
拓地三千

里往返速如善本飛
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
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

曰疾如飛也善翰曰拓開拓也
歌舞入鄴城所

願獲無違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
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
濟曰

鄴魏郡也善本
書曰處大朝日暮薄言歸
善曰

曰薄言旋歸也善本
曰大朝天子朝也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

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
善曰左氏傳曰宿孟適
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
遠歸告王且曰雞其
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良苗殺也國語曰春

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
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
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

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
注祭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

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
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

恩之實也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
善本無不

揮布也
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

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
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祭自謙也

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善曰孔叢子曰趙簡
子使聘夫子將至及

河聞鳴犢與實犢之見殺
廻輿而趣為操曰翺
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

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翰曰同善注祭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居以祭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祭從征吳作此四篇齊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詳刑之事厲嚴也

我君順時發栢栢東南征善曰穀梁傳曰葬也我君栢公順時應

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栢栢于征迓彼東南向曰我君曹公也栢栢武兒東

南征謂征孫權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善曰外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善曰漢書

戀五臣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善曰漢書

累足撫襟埤蒼日檣帆柱日檣韓哀彼東山人

詩曰眷眷懷歸向曰時祭從軍

喟然感鶴鳴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洎洎不歸

歎于室毛萇曰埳螿冢也鄭玄曰鶴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埳徒

頡切翰曰祭自言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念室家之意喟歎聲

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濟曰此祭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善曰毛萇詩序曰周

徂日齡年今我神武師暫五臣往必速平弃余徂往也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

善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

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

無猜貞也 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

權也親睦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善曰毛詩

親戚也 今不素餐兮 向曰無能 夙夜自併音庚性思逝

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 若抽縈善曰廣雅曰併忼慨也將秉

先登羽豈敢聽金聲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

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

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

聞金聲而退 良曰言我將被羽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濟曰謂孫權為方舟

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

謂繫舟於岸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善曰古

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蟋蟀夾岸鳴

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 孤鳥翩翩飛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

飛 兒征夫心多五臣懷悽愴令吾悲善曰禮記曰

子履之必有 下船登高防草露露我衣善曰說

悽愴之心 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

子不覺露之沾衣 良曰高防謂戍守之地 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

身服干戈事豈得五臣念所私善曰孔安國尚

看也所私 情所親也 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善曰論語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
以成人矣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向曰

白馬津名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

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摠名也

良曰言連舫兵甲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敷善

之多也艘舫船也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銑曰率循勲功也將定

舉平權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之功也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謂曹公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善曰論語仲由肅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濟曰祭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

才而具官位之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善曰論語

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良曰漢光武賜陳

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敬懼兒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

中微少畫策許歷為完士一言猶善作敗秦善

亦無能陳設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

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

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辱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

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子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不素餐兮漢書

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向曰雖無鈎刀用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

庶幾奮薄身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鈎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戲曰擗朽

摩鈍鈎刀翰曰言我雖無鈎刀一割之功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善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濟曰悠悠長也靡靡愁兒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善曰東觀漢記

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善曰高誘淮南

子注曰聚木曰榛藿有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良曰榛叢由從也藿有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鶴摩

天游善曰禮記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鸛摩天極高飛銑曰藿蒲葭葦皆

水草名向曰鸛鶴皆鳥名摩天言高也客子多悲傷決下不可收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翰曰曹公

譙人故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

充鄽里士女善作滿莊道五臣作音仇音

置施于中達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楹九交之道也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鄽莊道皆

道自非賢聖

善作聖賢

國誰能享斯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

當也

銑曰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善曰詩曰

賢聖謂曹公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

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

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

濟曰黃敬威畏丙海也寶命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

表岱系唐曹楚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

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

徐州之境良曰炳明也曹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

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

靈監睿文民屬睿

武

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監無私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

奄受敷錫宅中

拓宇

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歛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

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大賜故居

疆宇 巨地稱皇鑿天作主

善曰燕然山銘曰

曹植玄暢賦曰鑿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嚴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

膺期順乾作主

翰 月竈芮來賓日際奉土

善曰

曰巨徧鑿盡也

其泉賦曰西墜月融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兔
 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
 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窟曹植玄暢
 賦曰緇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
 奉土歸疆濟曰窟窟也月窟西極曰開元首
 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

正禮交樂舉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
 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
 應乎下和之至也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
 月上日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起於正月上日
 也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善曰周禮曰
 和之至也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
 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
 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齊濟相讓應劭曰尚書
 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
 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

也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
 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
 皆有**有牲**全**在條有絜在俎**善曰周禮曰充人
 次序**有牲**全**在條有絜在俎**掌繫祭祀之牲禮
 記曰帝牛必在條三月鄭玄曰條牢中所掃除
 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
 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向曰犧牲體完
 曰牲在條謂在牢中也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
 也**以薦**善作**王衷以荅神祐**善曰杜預左氏傳
 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翰曰薦進衷
 善祐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荅神靈之福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為能
 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濟
 曰維繼帝**皇乎備矣有事上春**善曰漢書郊祀
 天饗祭也**皇乎備矣有事上春**歌曰大孝備矣
 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
 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稷之種良曰

言天子備聖孝之道禮行宗祀敬達郊裡善曰

有事謂有祭祀之事禮行宗祀敬達郊裡禮記

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

享謂之裡銑曰禮行敬達謂徧禮也宗祀謂

先祭於祖郊裡謂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裡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善曰漢書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

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

廣樂矣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

也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

命冢宰降德于兆民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

在天陟配在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沒精氣在

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奔精昭

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於庶民也臣

照夜高燄煬晨善曰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

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

燄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濟曰同善注奔

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煬煙陰明浮爍沈爍深

也言焚柴之煙達于晨也陰明浮爍沈爍深

善曰

禮記

精意以

享謂之

郊裡

三后

在天

既沒

精氣

言天

子

既沒

精氣

在

天

既沒

精氣

在

天

星驅扶輪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天文志曰案節

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齊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

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向曰言天福之

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駟乘木玄虛海賦曰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撫猶攬也月有御故言

轡遙興遠駕曜曜振振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雷曜曜振振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

傳注曰振振盛兒遠駕神駕也翰曰興起也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遙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

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兒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

古辭

善曰古詩不知作

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靡

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飲馬長城窟

善曰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

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家恬所築也言征戍之

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

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

青青河畔

善本

草絲絲思遠道

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

至不來所以增思

王逸楚辭注曰絲絲細微之思也

見遠道不可思夙五臣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

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五臣相見善

廣雅曰昔夜也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向曰展轉及側

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

相為言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

風海水不疑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

相為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客從遠士各自保已以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

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為書多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善曰說文上書於絹

有言加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鏡曰何如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

君子行五言平調何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焉不履見猜之地瑟有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翰曰納取也取履疑盜李也嫂叔不親授長幼不

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翰曰納取也取履疑盜李也嫂叔不親授長幼不

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比肩

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其獨難

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周公下白

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銑曰白屋

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

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五言

何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遵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

何長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風吹

閨闈羅帷自

飄颻善曰毛萇詩傳曰闈內

濟曰闈門也

攬衣

曳長帶疑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善曰長門賦曰疑履起而彷徨

濟

春鳥翻南

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

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廞

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銑曰穹蒼天也

長歌行

五言

五臣有平調字善曰

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

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

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良曰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善作行善作日晞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善曰楚辭也向同善注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善曰焜黃色衰見也濟曰萬物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善曰尚書太傅曰色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善作乃傷悲

無益
理同

怨歌行五言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

餘同
向注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好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小使俄

而大幸為婕妤後趙飛鸞寵盛婕妤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况之

女彪之姑少有才學

新製齊紈素鮮
善作紈如霜雪
善曰漢書曰罷

日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給天子為三官服也
翰曰紈素細絹

出於齊國裁成為善作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善曰古詩

鴛鴦裁為合歡被
良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
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

發善曰蒼頡篇曰振抱也此謂蒙恩
常恐秋節至幸之時也
濟曰君愛幸有如此

至涼颯風

善作

奪次執節

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

也 懼寵之移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見遺擲矣

箚盛扇之箱

樂府二首

短歌行

四言

濟曰言入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

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魏武帝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文機警有權數而

任俠舉孝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

餘年手不捨卷書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

昔成樂章文帝立追謚為武皇帝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善曰左氏傳曰俟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

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

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

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銑曰慨據歎也

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篇斷以為酒名未知孰是。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翰曰

謂相思也

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為知友

也沈吟喻
深思之意
呦呦幽鹿鳴食野之華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

賓客相招以盛禮也
鄭玄云萃蘋蕭也
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
魏武帝思此事

故引是詩也以結義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括憂

於文之意無妨害也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

從中來不可斷絕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

用相存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
翰曰阡陌皆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枉曲也存問也

契闊談讌心念舊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

恩
善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

也
舊情
月明星希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善曰日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
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前而忠信之士游行當

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
之必至亦如鳥鵲而樹求其可託之枝
山不

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善曰管子

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
厭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

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
國驕士吾文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

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

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向曰山海所以不

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
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
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慕此因為戒焉

苦寒行

五言

五臣有清調字

善曰

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翰曰謂

因行遇寒而作也古曲有清調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

之摧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

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

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齊曰艱難也巍巍高兒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宜陟此山

車輪為之摧毀樹木何蕭索善作北風聲正悲能巖對

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善曰

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

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我心何怫

佛

鬱思欲一東

歸

善曰楚辭曰拂鬱兮不陳東歸言良曰佛鬱憂患之息

水深橋梁

絕中道

善作

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

五臣暮無

五臣宿栖

善曰楊雄琴情英曰有所宿栖當道獨居暮無所宿

行行日已遠人

馬同時饑擔囊行取

五臣

薪斧冰持作糜

善曰莊子

擔囊而趨也天寒水凍故斫冰以作糜粥也

悲彼東山

善曰

詩悠悠使我哀

善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

翰注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

五臣作苦哉行

善曰歌

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

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

歎美之辭也

銑曰謂山林之人節

魏文帝

山上采薇薄暮苦饑

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

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

常苦飢

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

谿谷多風

霜露沾衣

五臣

善曰說苑曰獮子

不覺露之沾衣

野雉羣雉

猴猿相追

善曰毛詩曰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廣雅曰壘重也

翰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

無方人莫之知

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

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死曰莊辛謂襄成君曰

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

不知

人生如寄多憂何

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

為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

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

良曰人

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蟪蛄

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為也

歲月如馳

善曰毛詩曰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者但為其日

月之速耳

湯湯

傷川

流中有行舟隨波

轉薄

善作

有似客游

策我良馬被我輕

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乘肥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愉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游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燕歌行七言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善曰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佗

婦人思夫之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善曰楚辭

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羣鷺善曰本辭

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五臣作腸善曰禮記

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良曰憂思

結於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慊慊不滿之兒也賤妾瑣瑣守

空房善曰單也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

裳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向曰援琴鳴絃

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善曰宋玉風賦曰臣

賦曰吟清商追流徵翰明月皎皎照我牀星

漢西流夜未央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

央善曰星漢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

天河央極也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織女織女

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

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縣天下
事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笙篴引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
土作坎候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

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
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

曰笙篴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
知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保

其天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善曰漢書曰過沖置
酒沛宮又曰賢大夫

有肯從我遊者
吾能尊顯也

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善曰
鄭玄

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
聲類曰宰治也良曰膳食烹煮也

秦箏何慷

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楚辭曰披秦箏而彈徵史
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

不鼓瑟也銑曰秦人善彈箏
齊人亦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

陽阿秦竒舞京

洛出名謳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
阿主家學歌舞向曰京洛之人皆

善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善曰禮記曰君
子之飲酒也一

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
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翰曰爵酒杯也

庶羞衆
味也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善曰史記曰
平原君以千

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賓

主故以此
相酬焉
又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善曰論語曰
又要不可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良曰父要父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善曰周易曰謙謙君

也尤非也手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馨折向曰馨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

再五臣作百年忽我適生在五臣作萃屋處零落

歸山丘善曰舞賦曰羅華屋而燒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零落下歸山丘毛

蕘詩傳曰適終也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翰曰適猶疾也

齊曰零落謂亡沒也先民誰不死知命復善作何憂善曰

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良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

也居篇之首故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善作且鮮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

光劍有千金之價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鬪雞東郊道走馬

長楸間善曰漢書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曰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未至攬弓捷鳴

鏑長五臣作驅上五臣作南山善曰儀禮曰司射摺

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銑曰捷

引也鳴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

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

免也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免也禽

者鳥獸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善曰毛詩曰

通稱玄云鳶鴟屬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善曰舞

者稱麗翰曰成歸來善作宴平樂美酒斗十

千善曰平樂觀名濟膾鯁子胎鰕炮善作

日言酒美故價貴善曰毛詩曰炮鼈膾鯁蒼頡

鼈炙熊蹯音煩善曰毛詩曰炮鼈膾鯁蒼頡

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

國所為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膳

熊蹯不熟良曰鯉魚名也騰膾也鰕魚鳴儔

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蹯熊掌也鳴儔

嘯匹侶善作列坐竟長筵濟曰鳴儔皆命呼也

引竟盡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善曰漢書曰

筵席也外尚穿域蹴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

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

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向曰連翩輕迅白日

西南馳光景不可攀良曰攀留也言此者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

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散城邑濟曰如雲之散

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

美女篇五言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

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

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五臣作西字音先協韻善曰說文曰閑

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向曰妖美閑麗也柔條紛紛葉

落何翩翩翰曰柔條嫩枝也

攘袖見素手皓

腕約金環

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

釵鬋佩翠琅玕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日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

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

羅衣何

飄飄

善作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

蘭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向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

行徒用息駕

休者以忘餐

善曰慎子曰毛廛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襖祝曰懷秀女使

不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

路高門結重關

善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

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

重關重門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善曰神女言結閉也

若白曰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

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

安

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

安日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

時安定此親

猱獲類俯低也散狡捷過猴猴勇剽匹若豹螭

勅知善曰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勅離切

邊城多警急虜騎善本胡虜數遷移善曰長楊賦曰

奴左顧陵鮮卑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

不若王子城也良曰捐弃也

王明君辭五言并序

石季倫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

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

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

王明君者本五臣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作焉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

同向注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

五臣君配焉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作明

家女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道路之思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

烏孫焉翰同其送明君亦必無五臣爾也其造

新之善本曲多哀怨之聲濟曰自是造故叙於

紙云爾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善曰漢書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向曰我辭訣未及

終前驅已抗旌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旌

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

鳴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

良曰流離涕哀鬱傷五內泣淚霑善作珠纓善

流兒轅車轅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淮南行行

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霑纓

日已遠遂造七匈奴城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

造至也翰曰延我於穹廬加我於氏善曰名善曰

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

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今旃為墻音義曰旃

帳也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

向曰穹廬羶帳也闕氏單于后名安雖貴非所榮善曰殊類異類李陵答父子見

陵辱對之慙且驚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良曰殺身良不易默

羞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曰殺身誠獨難

默以苟生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

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

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

義也濟曰默默**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善

隱忍兒苟且也**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

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曾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善曰魏文帝喜霽賦

六翻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鴻不我顧**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飛也**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善曰毛

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朝華不足歡其與秋草**詩曰佇

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兒**并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

也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其以其身與秋草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

中**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善曰漢書張禹曰

掖太守**蕭咸妻**有愛女遠嫁為張

皆喻明君匣中喻漢書**朝華不足歡其與秋草**上喻匈奴也英花也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并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也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其以其身與秋草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

中**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善曰漢書張禹曰

六臣註文選卷二十七 終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遠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

也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處今檢

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整駕

肅時命杖策將遠尋善曰思玄賦曰爰整駕而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策馬趨也廣雅曰將欲也翰曰饑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

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齊曰言路多疆日歸功

未建時往歲載陰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

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為陰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

也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善曰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

相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銑曰崇高駭驚也靜言幽谷底長

嘯高山岑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

水而高曰岑向曰經過急絃無懦響亮節難

為音善曰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

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來易曷云開此衿五臣作襟善曰言

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

詩曰人生實難齊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善曰夫蘊春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耿介之懷

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
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
得施展故愧也
於古今之人

入主婚君子行五言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
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翰曰前

意略相類其貞與之商亦戰其音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五臣而難善曰莊子曰有

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畧也向曰夷平簡

易也天道無私故平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善曰尚書有休微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
也廣雅曰躡履也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平聲協韻曰善曰左
氏傳伍負曰樹德莫

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
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

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翰
曰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善曰言當慎所習也
論衡曰夫近水則寒

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
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

詩曰如履薄冰銑曰近冰火必撥蜂滅天道

罹寒熱之患近讒佞則致禍難

拾塵惑孔顏善同良注良曰尹吉甫前妻子
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

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
之後毋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

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
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撥拾也父子
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呂氏春秋曰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

之孔子望見面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罔曰不可向者矣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矣煤煙塵也

弃友焉足歎

善曰傳毅七激曰闇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沅

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福鍾恒有兆禍

集非無端

善曰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銘曰

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

向曰兆象也

天損未易辭

人益猶可懼

善曰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

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

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

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政辭之

實難 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為歡也

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始顏不鑒於明鏡矣抱

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 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

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

近情苦自信君

子防未然

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

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良
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志防
慮未不然長
以受福也

從軍行五言 齊曰

苦哉遠征人飄飄五臣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

戍長城阿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

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

也深五臣無底崇山鬱嵯峨善曰列

華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
詩曰巖石鬱嵯峨翰曰崇高也嵯峨高貌

奮臂攀喬木振迹五臣涉流沙善曰史記曰武

為天下唱始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齊隆

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五臣鮮藻寒冰

結衝波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成其無聊說

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良

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為熱也結胡馬如

雲屯越旗亦星羅善曰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關

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

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

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

雲之聚如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善曰張衡

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 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

箭名 朝食五臣作餐不免宵夕息常負戈善曰戰國策曰衛行

人燭過免宵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 翰曰免脫

也曹兌 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善曰列子

無心 高蹈 日師襄乃

豫章行五言 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濟曰本

以豫章群而為之以敘人代苦辛之意

汎舟清山五臣作川渚遙望高山陰善曰國語曰秦

曰伯牙遊於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善曰廣雅曰軌

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

別也軌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善曰同良注

道也 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二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

謂曰荆樹尚然况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

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岷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

四海其毋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樂會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 樂會

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

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 寄世將幾何日且無

會日何難 向同善注 停陰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

日日異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臺之嗟西前路

翰曰異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

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

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濟促促薄暮景

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

薄迫也楚辭曰時壘壘而過中良曰促促

短兒壘壘進兒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

制身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善曰言何為復以

而曾是重懷悲苦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

詩曰晨風懷苦心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

則是懷愁苦之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善曰說文

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行矣保嘉福景

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

絕繼以音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

善福人之別有如一善曰或曰此土行

影戒唯繼以音微矣

苦寒行五言善曰或曰此土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五臣作艱俯入穹谷底仰

陟高山盤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

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向曰北極

山也朔北方也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

冰結重澗五臣作澗積雪被長巒善曰爾雅曰巒山

長狹者荆州謂之巒向曰彼覆巒山也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

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五臣作歡猛虎憑林嘯

向曰彼覆巒山也

長狹者荆州謂之巒

向曰彼覆巒山也

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玄猿臨岸歎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

曰玄猿素雌

曰嘯嗥皆歡聲 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喬高也慘愴寒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

翰曰言饑也

思固已矣

五臣作矣 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苦恒苦寒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

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見也 濟曰莫無也

慊慊憂不足兒言別離已矣遇此苦寒故寤寐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向曰蓋

驅馬陟陰山

五臣作陰 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

虜在燕然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朝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

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良曰陟升也候伺望者勁疆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 戎

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

善曰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 銑曰戎車

兵車也軌迹也旌旆

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

善曰緜遠也 翰曰邈

遠緜 長也 檢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善曰檢狁匈奴

南仲檢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

未德爭

先鳴凶器無兩全

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國之未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
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後先三子鳴
翰
日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
大呼也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師克薄賞行軍

沒微軀捐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將遵其陳

迹收功單于旃善曰漢書其延壽字君况北地

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

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其延

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

日傳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良曰遵奉

也收取也單于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善曰穀

于匈奴君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善曰穀

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

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

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郵間晉灼曰黃圖在

長安城門內郵謂傳舍也向曰將士受爵賞

傳匈奴之
首於橐街

門有車馬客行

意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善曰毛詩曰駕言出

念君又不歸濡跡涉江湘善曰毛詩曰君謂機

也濡跡漬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善

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銑曰謂出見於

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撫膺攜客泣掩淚叙温

涼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

也向曰叙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善曰毛詩曰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子曰其生也存親友多零

落舊齒皆凋喪善曰曹子建筮篋引曰親友從

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市朝互遷易

城闕或丘荒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

謂吳之市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善曰仲長

古之英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人

生安得長善曰國語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前

典替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善曰諺文曰慷慨

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間濟

君子有所思行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

古之賢哲與前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善曰孔叢子孔子歌

結幽蘭而延佇良塵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善曰鄭德漢書注曰塵謂城邑之居也向甲

第崇高闈洞房結阿閣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

曰媵容脩態緬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

翰曰甲第第一宅也崇重曲池何湛湛清川帶

華薄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也**邃宇列綺**

邃蘭室接羅幕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

蘭為室柱為梁楚辭曰弱阿拂壁羅幃張**其香也羅**曰邃深宇屋也綺窻窻為錦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善曰言淑

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

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人生誠行邁**

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容華隨年落**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間忽如遠

作過**容華隨年落**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間忽如遠

行客**善哉高彘梁士營**善曰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

生奧且博善曰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

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

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善曰左氏傳管敬

安醜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醜毒也

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

資取笑葵與藿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

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用腦塗地

也**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

齊謳行五言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

之士**齊謳行**五言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

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
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

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

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真善曰毛萇詩傳曰控齊有清濟濁河傳毅洛都賦曰弋高真之獨鵠

連軒翥之雙鷗崇或為嵩非也翰曰宜味極高之

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善曰左氏傳晏處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

姑尤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濟同善注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善曰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

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銑曰錯雜也

孟諸吞楚夢百二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

侔秦京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解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帶芥漢書

田胥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

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

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良曰孟諸齊之澤名

惟師恢東表栢后定周

傾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訶齊曰表東海者其太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訶齊曰表東海者其太

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
僖公也齊侯相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濟
曰恢大也齊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

送代人道無文盈
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

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善曰

崔公再盈再虛
翰曰迭遞盈滿也

論語荷簣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
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
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
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相公守之使勇者常守
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
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

子曰不離於真謂之
至人也

爽鳩荷已徂吾子安得停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荊
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
非君所願也荊助革切良曰苟且徂往行行
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行行
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營
銑曰行行斬去見長
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
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

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
乘王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
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
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
陌上之歌以自明

馬
向同善注

文選下

三

三

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

善曰山海經曰易谷

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

翰同善注高臺多妖麗濬

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

善曰呂氏春秋曰列

精于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雅門周曰廣厦邃房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白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

廣雅曰閑正也齊曰妖美濬深叔善美目揚也清顏清潔之顏惠好也閑謂舒緩

玉澤蛾眉象翠翰

平聲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

王逸曰曼睩也睩視兒也言美女之兒娥眉玉兒曼好目曼睩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

翠羽斲玄尚書太傅注曰翰毛也翰也鮮膚一曰目若玉之光澤眉家翡翠之羽翰也

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

善曰

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良曰窈窕婉媚皆美兒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

善曰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

曰粲粲衣服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兒綺紈繒類

金雀垂藻翹瓊珮結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

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璵璠美玉也齊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章之羽方駕

揚清塵濯足洛水瀾

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

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

善曰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

應良曰藹藹盛兒佳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

蒲軒善曰蒼頡篇曰軒衣車也清川含藻景高

崖五臣作岸被華丹善曰藻景華景也向曰藻草

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善曰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

日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翰曰悲歌吐清

響雅舞播幽蘭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訶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

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良曰

播揚雅美也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善曰洛幽蘭曲名

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徒

躡銑曰九秋曲名七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盤楚舞妍美陵過也善曰下蘭七牧曰翻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

鸞善曰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飛於天漢佳南子曰龍興鸞集

向曰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綺態隨顏變沈

姿無乏五臣作定源善曰之或為定向曰綺美之

而出其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善曰張衡七源不定

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遺

日步徐行也良曰阿那柔弱兒咸皆也遺

芳結飛颺浮景映清湍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

銑曰結束颺風也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善

舞影映於波瀾周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良曰言

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歎美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見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無所

措手足矣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善曰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歧道

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駟飛轂交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歧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善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

樸學左氏傳楚子王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

濟曰佩玉之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馮軾者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善曰比肩輕俊之子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善曰漢書卿故倦游傾蓋承芳訊欲鳴當

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及晨而語雞及晨而鳴

以喻人及時而住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

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

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守一不足矜歧路

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良可遵

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洽之至也淮南子曰揚子見達路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

故為天下法式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

也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善曰揚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

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

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投足緒已爾

四時不必循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

不必相循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

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向曰

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將遂殊塗

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

軌要子同歸津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

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五言向曰將前慕仙游異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善曰淮南子曰掘崑

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崑崙山上也仙

靈聚族高會於曾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善

城之曲阿曲也處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善曰楚辭曰迎處妃

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

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

博度曰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

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

白鹿從十餘王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

爾聞有韓衆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

尚書曰至于太華銑曰處妃洛水之神王子

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游華山見神人謂

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北徵瑤臺女南

是也興起也大華即華山也

要湘川娥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

懷相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

英墜相水中為湘夫人也良注同

蕭蕭霄善本

作宵**駕動翩翩翠蓋羅**善曰毛詩曰蕭蕭宵征

翻其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翰曰蕭蕭車行

見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兒似以翡翠羽為

蓋而**羽旗棲**五臣

羅列**瓊鑿玉衡吐鳴和**善曰琴道

水嬉則建羽旗瓊鑿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

鳥故曰棲也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在玉

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禮記注曰鑿

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注注曰鑿在軾和在

衡瓊玉衡軾也皆在於車上

太容揮高絃洪崖

發清歌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大

洪崖立而指壁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向曰

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

人後皆登仙故

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善曰

得作樂于曾城

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與輕舉登

霞倒景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

揔總扶

桑枝五臣

作底**濯足湯**五臣

作賜**谷波**善曰楚辭曰飲余

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

濟曰揔整也

扶桑陽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濯足

清

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

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

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

長歌行是篇其意相類 向曰前有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

經天河海之帶地良曰遊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 寸陰無停晷尺

波豈徒旋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

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及謂寸

尺者以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善曰楚辭曰少言之 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善曰楚辭曰

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荆通曰時乎時不再來侯璞等賦曰急絃促柱變調

改曲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急弦之發勁矢也弦弓弦也 遠期鮮克

及盈數固希全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曰偃

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

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 翰曰遠期謂上壽

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 容華夙

夜零體澤坐自捐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濟曰夙早零落也體澤身之光

潤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善曰爾雅曰延棄也 良曰茲

物謂容華體澤也苟且也 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善曰莊

仰之間詩曰逝將去女毛長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 銑曰言歲月俯仰則往將過人命

倏忽能幾 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向曰慷慨

何時也 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

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
及素帛迨大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善曰毛萇
宣述也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
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濟曰迨
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
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吳趨行

五言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謠其地也良曰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謔善曰楚妃樊姬齊娥

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以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謔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

曰謳齊歌也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四坐

並清聽聽我歌吳趨自有始請從昌五臣

門起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

立閭門象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善曰吳地

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閭闔門高樓閣道西

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翰曰峨峨

高兒飛閣高閣也跨猶帶重藥承游極回軒啓

曲阿善曰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藥以

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阿角也言開窻今四注也銑曰藥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窻諄諄慶雲被泠泠祥五臣風過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冷冷翰曰蕭蕭雲兒慶雲瑞雲也冷冷風聲也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清且嘉風不念本也良曰藏育謂包容生

長也嘉善也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善曰史記曰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

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

汨其泥而揚其波向曰太伯仲雍二人逃於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

而歸之立為吳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善曰毛萇詩

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翰曰延陵子吳公子季

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暉光於王迹蹟五臣頌陽九帝功興四遐善曰子孟

華夏者之跡想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濟曰謂後來王道頹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

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大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

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

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帝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頓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邦彥應運

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邦彥應運

興黎若春林葩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

符合應錄次相代也濟曰國之美屬城咸有士應特運而至黎然如春林之發榮

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善曰

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

勃吳錄曰八族陳相呂寶公孫司馬徐傳也四

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

家良曰十縣為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未

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文德熙淳懿武功

俾山河善曰曹植今日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

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

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翰曰熙廣淳厚懿美禮讓何濟濟流

作等也俾此山河者謂長久也

化自滂沱善曰毛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

于畢俾滂沱矣濟曰濟淑美難窮紀商摧角

濟衆盛兒滂沱充溢兒淑美難窮紀商摧角

為此歌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叔魯侯之

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

塘上行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

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

塘上為歌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

也塘堤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善曰張揖漢書注曰

似永薺也

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被

似永薺也

似永薺也

似永薺也

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善曰周易曰藉之以風

池翰曰喻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善曰泉善曰

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

滄浪水色也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

浪取其清以沾五臣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善

喻婦人清貞沾作露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善

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舟舟

孤生竹結根太山阿與猶深也向曰自謂木

君子之德也四節逝不處華繁五臣難父鮮淑

有如此也也氣與時頽五臣餘芳隨風指銑曰叔美隕落指

歲時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善曰司馬遷悲

而毀道悠昧人男權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善曰莊子

理促兮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曰昌言曰疆者不惜微軀退

但懼蒼蠅前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

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翰曰蒼蠅能變易

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弃但懼讒人毀

我於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善曰封禪書曰

君前光暮年喻老也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悲哉行五言善曰歌錄曰悲哉行魏

而作

馬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

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善曰毛詩曰睨

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 翩翩鳴鳩羽 啾啾

草也 淑美也 時鳥春鳴之鳥 翩翩鳴鳩羽 啾啾

倉庚音 鳩拂其羽毛 詩曰倉庚啾啾 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

啾鳥聲長引聲曰吟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

也 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漢書伍被曰通谷數

行 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 翰曰蘭

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 通谷深谷也 長秀謂

草木長茂者被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善曰

覆也 岑山也 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 獨無所以增思也 毛詩

曰葛與汝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 詩

曰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鄭玄曰葛藟纍而

蔓之尋猶緣也 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

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傷哉遊客 五臣作士憂

有依附而容游獨無也 傷哉遊客 善曰言已

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善曰言已

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

故目望而懷感也 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

其悲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善曰韋昭國語

詠 飛沈言殊隔也 銑曰其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

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

言遺所欽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

向曰遺與也 所欽 敬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 百相類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善曰

日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

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

日人壽若朝霜向曰觴酒器也良日時無

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善曰論語摘輔像

重至華不再陽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

也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一過無有重來者

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

無復少年矣蘋以春暉蘭以秋芳善曰禮記曰季春

萍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向來

日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反覆相代

日苦短去日苦長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

多翰曰將來之日苦少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善曰毛詩曰蟋蟀在房

善曰毛詩曰蟋蟀在房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

月其除良曰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

也深樂以會興悲以別章向曰歡會則起其豈曰

無感憂為五臣子忘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

其憂也子謂知友我酒既旨我肴既臧善曰毛詩曰爾

嘉向曰旨美短歌有五臣詠長夜無荒善曰

肴肉臧善也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翰曰相

樂府詩

會吟行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停繁音善曰沈約宋書曰控

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
 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
 關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
 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
 曰竹立也郭璞曰稽父也良曰六引古歌
 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停謂稍息
庭 **身** **靜** **寂** **咸** **共** **聆** **會** **吟** 善曰廣雅曰聆聽也
會 **吟** **自有** **初** **請** **從** **文** **命** **敷** 善曰尚書曰若稽
 也 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
 曰敷陳也又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禹會諸侯 **敷** **績** **壺** **冀** **始** **刊** **木** **至** **江** **汜**
 於塗山故首稱也 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
 也又曰冀州既敷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
 江毛詩曰江有汜 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與
 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

流曰汜此言禹 **列** **宿** **炳** **天** **文** **負** **海** **橫** **地** **理** 善曰
 迹在於吳也 地理志曰吳地斗 **列** **宿** **炳** **天** **文** **負** **海** **橫** **地** **理** 漢書曰
 地理志曰吳地斗 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與
 是錯新書曰齊地 僻遠負海地大人衆宋襄易
 緯注曰天文者謂 三光地理謂五土也 向曰
 星紀吳之分野故 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
 言後背海水 **連** **峯** **競** **千** **仞** **背** **流** **各** **百** **里** 善曰
 橫鎮於地理 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善曰
 蕩乎八川分流相 背而異態 良曰山峯連
 接爭為千仞之高 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 **流**
 尤 **池** **漑** **粳** **稻** **輕** **雲** **駿** **松** **杞** 善曰
 漑流兒也王逸楚 辭注曰駿閑味兒也 銑
 曰漑池粳水灌田 池也駿猶驢也杞亦木名 **兩**
京 **愧** **佳** **麗** **三** **都** **豈** **能** **似** 善曰
 鹿殊百城三都蜀 吳魏也 向曰 **層** **臺** **指** **中** **天**
 兩京三都言皆不 及會稽之美艷 層臺指中天

高墉積崇雉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

王肅家語注曰高墉也墉牆也飛燕五臣本躍廣

途鷁首戲清泚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

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泚者肆呈窈窕容

也銑曰飛鷁良馬名鷁首舟名肆呈窈窕容

五臣善曰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

作客路曜便娟子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

淑女枝乘兒國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

陀長髻便娟數願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

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自來彌年

見也向曰肆市也窈窕美好兒

五臣善曰爾雅曰彌終也

作世代賢達不可紀善曰爾雅曰彌終也

述之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善曰史記曰

栖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

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問傷

馬軍敗而還欲復其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良曰吳伐越後句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

越棲會稽之時句踐欲往朝吳有一老人勸不

許往故云識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善曰史

行善老人也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善曰史

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

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

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

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

門卒翰曰范蠡既佐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

江湖故云出江湖漢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故云入**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善曰列仙傳

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特上書拜為郎

至宣帝初奔郎去以避亂改置冠憤官舍風飄

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

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休大家臯伯通

居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

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向曰旅獨也言獨為隱逸餘同善注

牽綬書土

風辭彈意未已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

也土風不忘本也

向曰彈窮已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五言善曰左思齊都賦注曰東

武太山皆齊之士風絃歌謳吟之

曲名也

被弃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善曰漢書曰主邑請

召賓邑自稱賤子

向曰賤子

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

尉占五臣

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

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之占謂自隱度而應

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

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

翰曰寒鄉北土也

銳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召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垣

善曰漢書曰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

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

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銑曰李廣為輕車

將軍從大將軍擊左賢王塞垣長城也

密塗五臣曰密近也方言曰巨

七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巨

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

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人州來子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也良曰巨長也寧

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歲

七度奔命也

肌力盡審申心思歷涼温善曰孟子曰

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

温涼也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

將軍既下世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

部曲亦罕存君子永能厲方吁嗟惜哉乃下世

分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

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翰曰下世謂死也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善曰荅客難曰特異

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論

事異濟曰孤績獨

有難復為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善曰

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妻

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

晉五臣作腰鎌廉

劉葵

霍倚杖收五臣曰說文曰鎌

雞狔善曰說文曰鎌

昔如韞侯

上鷹今似檻中猿善曰東觀漢記相虞謂趙勒

淮南子曰置後檻中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

所肆其能也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韞上擬攻

禽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

徒結五臣作積千載恨

施巧韞以皮蔽手而臂鷹也

空負百年怨善曰言怨在已若何負

弃席思君

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善曰

窮老而還同夫弃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又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邊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邊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云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濟曰言願得同晉主不弃席蓐如田子

方更收老馬雖後死汝不愧於鬼也幄帳也

出自薊計北門行五言善曰漢書曰薊故燕國也翰曰

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善曰漢書高祖曰吾

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其泉烽火通長安濟曰羽檄徵

兵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善曰臣

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

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

銑曰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善曰漢書曰匈奴秋

馬肥大會蹕林周禮

曰弓人為弓筋也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
公旱切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
箭也勁亦堅也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善曰
虜謂匈奴也

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遺使冠蓋相望於道

梁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

宮入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其

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向曰鴈行魚貫皆

陣勢也石徑山石嶮峻處

飛梁絕水為浮橋以度也

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善曰易通卦驗

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馬毛五臣縮如蜻角弓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不可張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

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蹇縮如蜻角弓

曰秋風揚沙塵寒露濡衣裳角弓持急絃鳴為

化為鷹向曰言天寒也蜻蟲名毛如針刺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善曰老子曰國家昏

猶歲寒然後知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善曰

松栢之後周也為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為鬼雄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
國矣豈為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善曰曹植結客

洛北荒范曄後漢書曰奈遵輩為部

吏所侵結客報之也翰曰言少年

持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
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駿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閒白刃起

相讎善曰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

越棘也相讎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准

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

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 翰曰以錦為帶

吳鉤鉤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

之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 追兵謂捕已也遠

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

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

負而拔 濟曰追兵即邊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

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善曰廣雅曰丘居也

舊丘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

皇州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

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 函谷表裏 猶內外也

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 **九塗平若水雙闕**

似雲浮 善曰周禮曰西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

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

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

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銑曰大遠可 **扶宮羅**

並九軌故云九塗塗道也雲浮言高也 **扶宮羅**

將相夾道列王侯 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

扶亦夾也羅亦列也 皆王侯將相之宅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擊

之貨張協揆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擊**

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 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

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鐘列鼎

而食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氏儀禮注曰方併

也古詩曰冠帶自相索 翰曰貴者 **今我獨何**

鼎食食必擊鐘亦並車而相尋求也

為培感壞

洛感

懷百憂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為楚辭曰貧士失職而

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壞而不達王逸曰坎壞不遇兒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言多也

東門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也 良曰東都門長安

城門名別離之地 故敘去留之情焉

傷禽惡弦驚 倦客惡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

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曰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主曰射之

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至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爰失羣也

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者引而高飛故創墮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 涕零心斷絕 將去復還訣

訣與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善曰說文曰息決同 一息不相知 何況異鄉別

亦別也一息言少間也 遙遙征駕遠 杳杳落日晚

善曰左氏傳童謠曰鷓鴣之聲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類 翰曰遙遙行兒杳杳暮也 居人掩

閨卧行 子夜中飯野風吹 秋禾行子心腸斷 食

梅常苦酸 衣葛常苦寒

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今錢兮凄其以風毛義曰凄寒風也 良曰梅不可療飢葛非寒服言窮客衣食不得其所

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善曰禮記曰絲竹樂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解顏者無樂情也長歌欲自

慰彌起長恨端善曰蘇文禮記曰彌益也

苦熱行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

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大山焉長四十

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大燃雖暴風雨火不滅鏡曰阻阪也赫威兒為南方之威色

身熱頭且痛鳥懂魂來歸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

不可以此止難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

日飛鳶過熱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善曰王

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

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散蒸之熱相數四文楚辭曰觸石矜而衡遊埋蒼曰矜曲岸矜與圻

同太翰曰雲潭石圻為湯泉焦煙者日月有恒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若岸也

昏雨露未常晞善曰魏都賦曰窮岫蒸雲日月

永降曠三句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

上霧良濟曰啟暑之氣上蔽日月而丹蛇踰百

越雋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乾

尺蠖蜂盈十圍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

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

象玄蟬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銑曰皆南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丈也

翕沙射流影吹蠱痛五臣作病行暉善曰于寶搜神

江水其名曰蠱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蠱短狐二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此障作瘴氣晝熏體商周言病行客使無光輝也

露夜沾五臣衣善曰吳志華嚴表曰蒼梧南海

曰寧州彰氣雨露四時不絕萬草名有毒其幾上露觸之肉即潰爛向曰瘴氣毒熱氣也饑

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善曰南越志曰背石縣有銅關泉源沸涌謂之

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管音勞列女傳陶恭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

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翰曰畏毒氣也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肥五臣作腓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况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濟曰涇瀘二水名具俱也寧

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生軀蹈死地昌志登**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

禍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

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

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

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良曰言使生軀與

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

良曰言使生軀與

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也
戈船榮旣薄伏波賞

亦微善曰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側

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銑曰言榮薄賞微危

是國家報爵善作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善曰韓詩

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

何立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統素錦綉從風而弊士魯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

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

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白頭吟善曰西京雜記曰同馬相如將聘茂陵二女為妾文君作白頭

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辭

白頭吟曰妻妾重妻妾嫁娶不須帝

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齊曰

入相知以新聞舊不能至於白首名以為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

疏越桓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秦子曰玉壺必求以盛干將必求以斷

朱絲繩瑟之朱絲也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王壺水取其潔淨也

善曰馮衍答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康觀漢記段穎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

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向曰言我人情

清直不慙昔時之意而君疑恨坐而相仍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恩舊世議逐衰興善曰毛詩序曰朋友道絕

世輕薄 毫髮一為瑕 丘山不可勝 善曰李元

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毫之

立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如毫髮之小則以

大不可勝載 食苗實碩鼠玷 五臣 自信蒼蠅 善

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汗白

使黑 翰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

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 鳧鵠遠成美新芻

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

前見陵 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

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

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瀟而食之者以其所

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

鱉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

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

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

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

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濟曰鳧

亦鵠類故連言之及黯曰後來者

君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 申黜褒女進

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 善曰毛

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

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好帝初即位選入後宮

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好居增成舍後趙飛

燕寵盛婕妤好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

陵薨 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

溺迷惑漢成帝去班婕妤好而寵趙飛燕益用嗟

歎稱美此由恣故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 善

賞新竟招後議

呂氏春秋曰所持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

曰兇曰恭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

足憑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日昔人有

者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 宣其言

放歌行 五言 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 翰曰敘放臣

也 善曰放歌行 翰曰敘放臣

蓼來 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 五臣 小人自齷齪

初 安知曠士懷 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

不徙葵藿食其美者也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

齷好苛禮也 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

蓼蟲不知葵藿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

有德者不與已同陰共排弃耳蓼辛菜葵董其

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日

知他菜也齷齪短狹兒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日

開 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 冠蓋縱

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 善

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森飈與森同古

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 良曰素帶紳也

風也纓冠纓也 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 善曰

結聚埃塵也 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 善曰

鳴謂暮也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 五臣 愛才胡

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世

傷於智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

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

草萊

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朝曰析人之珪擔人之爵莊子曰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與翰曰士有言合

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

侯所執者爵也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善曰史記曰虞

則五等爵也御詔趙孝成王十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

隱晉書曰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大

子冊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

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

說既異故具引之向曰言行合於賢主豈

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之臺以待焉今

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

時君則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五言 銑曰

家世宅關輔勝帶官 作官 王城 善曰關關中也

左馮胡涼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

以建王城向曰勝帶謂勝冠帶時也備聞

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

耀德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倦見物興衰驟觀

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

俗屯平善曰周易曰屯難翩翩類迴掌恍惚似

朝榮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下朝諸侯有

華朝榮分夕斃 濟曰翩翩恍惚謂須臾閒窮

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窮

塗悔短計晚志五臣重長生善曰春秋合誠圖

長生之道太典曰齊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戒六丁道乃可成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圍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圍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

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

五城之內藏以至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載器之管曰籥以

載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

九轉金液丹法籥可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以盛書故云隱丹經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銑曰言委任風

雲所之或宿於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善曰松或行於天

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宛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

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向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玉珮謂去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

也玉醴**蹇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善曰神仙傳若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音與女

郎游于安息憶此未久已鳳臺無還駕蕭管有二千年矣翰曰齡年也

遺聲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

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

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簫史者善吹簫秦作鳳女何時與爾曹啄腐共詞其上每有簫管之聲

吞腥善曰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是也良曰一從仙遊永與世隔

吞腥傳曰腥是也良曰一從仙遊永與世隔

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
承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

五言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
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

謝玄暉

銑曰眺奉隋王教作古
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揚州吳錄曰江南曰

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
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

綠水迢遞起朱樓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
見也吳都賦曰日以綠水劉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
外互前漢書曰太子

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
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

疑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

良可收

善曰徐引聲謂之疑小雅曰翼送也老
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

日龍輶華轅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

臺解嘲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銑曰疑笳其
聲疑咽也疊鼓其聲重疊也笳簫也翼扶也華

輶謂刻畫車之轅也向曰羣臣有功則圖畫
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

錄也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

五言

善曰魏志云繆

繆

又熙伯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

也

歌

生時游國都死沒奔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

之葬者厚衣之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善曰論衡

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

言黃泉也 翰曰高堂

白日入虞淵縣車息駟

馬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

曰虞淵日出處言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造化雖神明

安能復存我

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通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

尸子曰其生也存 銑曰我為亡者稱也

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

挽歌詩二首

五言

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

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眾周禮注曰大貞大

葬也廣雅曰命名也翰曰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 夙駕警徒

御結轡頓重基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

基也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

也謂轡車上下 龍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善

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

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

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杜

今之挑也古以縑布為之絳縑題姓名而已不為畫飾慌與荒同古字通

君龍惟蜃容黼慌慌蒙也前 殯宮何嘈嘈哀響

驅舉旗以引路將啓殯也 中闈 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

遂適殯宮 良曰嘈嘈衆哭聲闈殯宮之門 中闈且勿謹 五臣 聽我薤露詩 善曰崔豹古

今注曰薤露 萬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傷之為

之悲歌言人命如蠶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萬里故有一章其二曰蠶上朝露何易

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萬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

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蠶露送王公貴人萬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也 銑曰代歌者

言雄露蒿里 古挽歌詩 死生各異倫 祖載當有時 善曰范

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垂周禮曰喪 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

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轎車 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

俱引之 翰曰倫理祖始也 舍爵兩楹位啓殯

祖載謂移柩車為行之始 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轎正柩

進靈輅 音而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轎正柩 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輅喪車也禮記孔子

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 也 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也位祭位儀

禮云遷于祖用轎正柩于兩 飲餞觴莫舉出宿

歸無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濟

酒復無 帷衽 作社 曠遺影 棟宇與子辭 善曰鄭

注曰衽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 曠 周親

何曰言不復見舊居也衽席也曠 無也 周親

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 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衆也論語子曰有朋 翼翼

自遠方來 良曰皆奔遠至來此相送 翼翼

飛輕軒 策素騏 善曰毛詩曰來其四騏 騏

長曰蒼白日曰騏也 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 車輕兒飛馳也駸駸馬奔兒策極也騏良馬名

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 善曰漢書曰天子按 轡徐行阮瑀七哀詩

日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 翰曰遵循也草 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

故云長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觀

夜臺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觀

側念我疇昔時善曰杜預左氏傳曰觀棺也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濟日送者詞也言疇昔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

思濟日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殉沒身善曰臣瓚漢書注曰

易亡殺子非所能女夷善曰臣瓚漢書注曰

良日欲以身殉于亡沒甚善曰臣瓚漢書注曰

易獨救子不能致焉善曰臣瓚漢書注曰

作淚善曰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

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悲哀兒流離淚散兒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素駢佇輻軒玄駟驚飛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蓋良曰駢駕也玄駟四馬也輻車喪

宮迴遲悲野外善曰儀禮曰遂適殯言

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善曰周遷輿服志曰禮

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

謂之魂車也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

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善曰禮記曰孔子

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向曰明器者備物而

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旆者言為王

今遺

三

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丘駕言從此逝

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

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遊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

善曰曹植曹嗇誄曰痛玄廬之虛郭

白重阜重岡阜也崔嵬高

旁薄立四極穹隆放

蒼天

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

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

儀象天地也四極四

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

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

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則觀之

廣作壙宵

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善曰張負遺令曰地底真

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

人往有反

作返

行無歸年

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相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

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

向曰生人

昔居四民

宅今託萬鬼隣

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樵經曰東海中

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瓊枝名

昔為

七尺軀今成灰與塵

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一棺



原件短缺

之士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金玉素所佩

李尤九曲歌曰肥膏消滅隨塵去

鴻毛今不振平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

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良曰素

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

輕今不豐肌饗螻蟻妍骸善作永夷泯平善

能與舉豐肌饗螻蟻妍骸善作永夷泯平善

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

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

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

爾雅曰泯盡也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妍

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螻蟻土中蟲

名泯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善曰楚辭曰蹇

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

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

荆軻歌七言并序善曰史記曰荆軻者

士今古四史記云荆軻衛人為燕太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向曰燕丹太子名丹

祖送於易水上善曰崔實四明月令曰祖道神

將祭道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善曰

以相送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

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良曰高漸離宋如意

皆社士而軻之曰五臣作賦之里地川置宮

友也筑樂器名曰歌曰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翰曰蕭

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蕭風聲

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

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

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謚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統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

飲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善曰應劭

漢書注曰上擊筑自歌曰

五臣無曰字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

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現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

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筦音管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

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

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良曰繁弱弓名

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
據峯長歎息淚下如流

泉擊馬長松下發峯高岳頭翰曰發去烈烈五

悲風起泠泠澗水流向曰冽冽風聲揮手長

相謝哽咽不能言善曰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

浮雲為我結歸作飛鳥

為我旋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

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善曰古詩曰

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

藏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麋鹿

遊我前獲猴戲我側翰曰羨其資糧五臣既乏

盡薇蕨安可食善曰史記曰作夷叔齊隱於首

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善曰楚辭曰

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善曰周

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愠見

惟昔李騫五臣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

罪漢武不見明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

銑日愆過也愆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

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

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
我欲競五臣此曲
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
重陳令心傷善曰宋
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
魏文帝雜詩曰棄
置勿復陳良曰此曲則此歌也
悲且長言其
心不可述也棄置之事不可
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

陸韓卿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
子宮人也 翰曰漢書云詔賜

中山靖王贈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
歌四篇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如姬寢卧内班婕妤坐同車

善曰史記侯嬴謂魏
公子母忌曰嬴聞晉
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
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

好同輦載 濟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
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 洪

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
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
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游疑陸誤也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
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 歲暮寒

颺及秋水落芙蓉

善曰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
曰別名芙蓉也 同曰歲暮
颺及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蓉美
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 子瑕矯後駕安

陵泣前魚

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
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明彌子
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
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明罪明古刑字

也說文曰矯擗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
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王曰

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
 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
 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
 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
 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
 魚也亦將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
 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君賤妾終五臣已矣
 非安陵疑陸誤矣向注同賤妾終五臣已矣
 作畢君子定焉如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
 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
 摻天道其焉如翰曰言我衰謝將失子
 暇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竟如何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